

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作家

亦舒

— 作品 —

18

对她来说，世上只得两个颜色，
白与黑，只有两种人，好与坏。



黑、白、许多灰



亦舒
- 作品 -
18

黑、白、许多灰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、白、许多灰 / (加) 亦舒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404-8289-3

I. ①黑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8652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©本书简体字版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小说

HEI、BAI、XUDUO HUI

黑、白、许多灰

作 者: [加] 亦舒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毛国峰 赵 萌 李 娜

特约监制: 刘 霁 郑中莉

策划编辑: 李 颖 沈可成 谢晓梅 张丛丛

文案编辑: 王苏苏

营销编辑: 贾竹婷 雷清清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75mm × 1120mm 1/32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289-3

定 价: 3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黑、白、许多灰

目录

壹	_1
贰	_45
叁	_89
肆	_145
伍	_201

黑、白、许多灰

壹·

今日才知，

事情不单黑与白那般简单。

纽门与纽扣两兄弟并非孪生。

但是两人长得再像没有，十岁之前像镜子映像，家长、老师分不出来，母亲在其中一名小足趾上涂上银色指甲油做记号，教师把他们分两班上课。

这两个孩子，打单已经够顽皮，若在一起，淘气十倍，带大他们，实在不易，不过，生活中添笑添闹，毫不枯燥。

在课室里顽童惯技当然是招惹小女同学：扭她们手臂，拧面颊，扯头发，拉裙子，推下滑梯，绊她们一跤，抢书包……叫大人头痛。

终有一日，七八岁两兄弟爬山不小心摔下坡，两人都扭伤脚筋，打石膏用拐杖，叫大家才松一口气，在课室与

家里足足静了大半年。

那段日子，不友爱也得和解，互助着洗澡，不过也有话说：“我发育得比你好。”“才怪。”“比一比。”……

用拐杖走路也淘气，自街角捡回一只黑墨墨肮脏流浪狗，一定要收养，邻居女孩一看，吓得要哭，纽门与纽扣更加得意。

他们的母亲不答允：“狗若留下，妈妈即走。”

纽爸劝说：“这样决绝也不妥，慢慢劝。”

“是，洗完那两堆衣服，还要做饭，傍晚胡师母叫我到教会做些工作，你有空，你来劝。”

黑狗被养在后园，两兄弟每天喂食，用水喉洗刷，等他俩拆掉石膏之际，黑狗已经恢复元气，原来是只拉布拉多寻回犬，站着有半个人高。

一日，邻居两夫妇带着他们小女儿过来敲门。

纽妈打开门，人家还挺客气：“是纽太太吧，我们姓苏，这是我家女儿宝因，请纽太你评评理。”

那小女孩还穿着校服，双眼通红，身上全是一搭搭泥块，连头发上都有烂泥。

纽太一看：“可是摔倒？”

“不，你家双生子纽门与纽扣用弹皮弓包着泥块射宝因，扬言‘我知道你住在何处’，问宝因要功课抄写，如不，则放狗咬她。纽太太，你说，我们苏家应该怎么办？”

纽妈一听，气得瑟瑟发抖，脸面煞白。

她微微一鞠躬：“苏先生与夫人，这事交给我，我当叫他们过来道歉，并保证永不再犯，你们宽宏大量，我永志不忘。”

“宝因为着奔避，在马路摔跤，擦损膝盖流血，还险些撞车，本应报警处理，但又不想把事闹大，纽太，你们好自为之，那两兄弟，在学校里，像周处般惹人厌恶。”

“明白，明白。”

苏氏一家三口离去。

纽妈关上门，提气，大喝：“纽门纽扣，给我出来！”

两个顽劣儿自楼梯扶手滑下，站母亲面前。

“不管什么事，是纽门，不是我。”

“我才是纽门，你说什么。”

纽妈尖叫起来，泪流满面，两兄弟才知道事态严重。

接着，第一步是否认，第二步是兄赖弟，弟怪兄，既

生瑜，何生亮，第三是怨苏宝因小题大做，动辄哭诉。

纽妈拉开大门：“出去向苏家道歉。”“不。”“那就不用回来吃牛肉炒面，你俩离开这个家吧。”

谁知纽门与纽扣对望一眼，头也不回，踏出家门。

一直到纽爸下班，两兄弟踪影全无。

纽爸说：“你也是，动辄撵出家是不对的。”

“他们那样能干，他们不需要母亲。”

纽爸不去理她，自顾自休息。

夜深，纽妈坐后园流泪，黑狗悄悄走近，依偎脚边，见不赶，轻轻依偎。

纽妈伸出手，这狗在纽家也有三五年了，见主人伸手，便默默舔一下。

纽妈头一次揉它颈项，它呜呜声表示感激。

凌晨一时左右，纽门与纽扣才回家，由纽爸开门让他们进屋。

第二天，他俩不声不响一早上课，丢下一大堆脏衣服。

有人敲门，纽妈一看是隔壁苏家，无地自容。

苏太太却说：“两兄弟昨晚九时来道歉，保证不会再

犯，还送上花束，纽太太睦邻重要是不是，你得小心看住这对男孩。”

总算有的救。

但也结结棍棍^[1]伤了母亲的心。

纽氏昆仲的功课一直不上进。

纽爸说：“所有功课都要死背，他俩不喜欢读死书。”

时光飞逝，他俩升上高中，考足两年，才取到中学毕业证书。

邻家苏宝因已经读到大学二年，穿着大学标志外套，好不神气，纽太黯然。

纽爸豁达：“跟我做蓝领，赚得更多。”

纽爸经营一间小小二手车行，兼做修理，生意不错。

但人总是没什么想什么，纽妈并不嫌丈夫一身汽油味，却希望儿子做白领穿西服。

纽氏夫妇是蓝领世家，纽妈的兄弟做建筑工人，长袖善舞，不久带一班手足把旧屋拆掉重建，高价出让给东南

[1] 结结棍棍：程度很深，厉害。

亚移民，极会赚钱，又把利钿买入整幢公寓大厦出租，单是地皮已贵不可言。

这时她说：“不如跟舅舅学做生意。”

纽爸跳起，脸上变色：“我死了才让他俩跟王钻这等奸商学艺。”

纽妈不悦：“大家是亲戚。”

“字典若有‘欺压良民贪图暴利奸商’一词，把王钻的照片贴上，也就百分百明确。”

纽妈赌气不出声。

“顺理成章跟我到车行工作，还正难请伙计。”

纽妈心想，可是那双手就永远洗不干净了，当然，男子汉大丈夫一双手不用来绣花，能够养活一家才最重要，斯文也有败类。

“晚上报名读机械修理，考到执照，全国通行。”

一直以来，一到假期，两兄弟便到车房^[1]帮工，说也奇怪，师傅一点即明，举一反三，水到渠成，脑与手都敏捷，

[1] 车房：车行。

二人配合，尤其见功。

但正如纽妈担心，一双手老是脏脏的，指节粗糙，手心手背永远有擦损痕迹，会有女孩来握这样一双手否？

毕业后正式往车房工作。

一日，隔邻苏先生小房车开不动。

纽门先听见那旧车轧轧声不断喘息像久咳老人，他看一看纽扣，两人提着工具箱出去，招呼一下，便着苏先生打开车头检查，用手拨几下，引擎再次发动。

纽门给他一张名片：“到车房换电池，半价。”

苏先生道谢。

事后他对妻子说：“以为没救，却又脱胎换骨，不再捣蛋。”

“长得一表人才，浓眉大眼，一般高大，并排站着，煞是好看。”

“纽太太算是熬出头了。”

那边纽氏兄弟也有话说：“那样二十年旧车还在街上跑，累人累己。”

“听说他们家宝因读书费用惊人，是以两老生活克俭。”

“好意思，把家里读穷，叫父母牺牲。”

“毕了业收入也不高，还不如我们。”

“我们收入又不如铅管工人，他们才发财。”

说着，言不及义，讲到哪间酒馆的女侍应最漂亮，叫美的那个真正美，奇怪，高耸胸脯半球形，走起路起伏有致，百看不厌……当然，年轻男子都说这些，不然没有话题。

车房墙上挂着裸女日历，兄弟俩研究完毕，不禁赞叹：“女体真是奇妙。”

“周师傅说带我们去看脱衣舞。”

这时，两兄弟性格差异显露，纽门说：“爸妈不许。”纽扣说：“咄，我俩已是有收入的成年人。”

纽门说：“买门券看女子脱衣，仿佛有缺道德。”

但还是跟着周师傅去见识了。

舞台特殊灯光照得舞女通体粉红，并不难看，衣服逐件脱光，少年兄弟俩目瞪口呆。

老周示意舞女走近，要多看一点，舞女媚笑，做个手势，要讨小费，老周丢一张钞票到台上，舞女见大额钞票，立刻蹲下，毫不吝啬，展示她的天生本钱。

纽门接着三天都面红耳赤，一边脸麻辣。

老周轻轻在他们耳边说：“还可享受贴身舞。”

这次连纽扣都吃不消，叫老周走开。

老周不忘提醒：“网上什么都有的看。”

不久，纽妈发觉：“他俩在电脑看——”

纽爸答：“不看那个，看什么？”

这倒是真话。

女孩子喜欢围在他俩身边转，纽门与纽扣约法三章：“男人也是人，不能把我们当狗，我们也有尊严。”有女子要跟他回家，他会煞风景道，要“问过妈妈”，他俩仍住家中。

老周在纽爸面前，称赞兄弟俩“守身如玉”。

一日，老大告诉老二：“苏宝因还住在隔壁。”

老二奇问：“谁是苏美因？”

“叫宝因。”

“我只知道邻居是书虫女，见了我急急躲着走，从不招呼。”

“就是她。”

“身材像块滑浪板。”

两兄弟一起笑。

这样的好日子也会过去。

纽妈先是抱怨手臂肩膀酸痛，举不起来，以为是家务过劳，看过医生，嘱她多休息。

接着，开始咳嗽，脖子也痛不可当，胸口要掩住才能通气。

纽爸担心，噫，莫非是心脏病。

这次，找专科医生检查。

纽妈还一直咕哝：“多花费，再擦些药油就好。”

医生检查过后脸色沉重，把纽太太推荐给肺部专科，一家人都觉得不妥。

“怎么会是肺部？”

“肺叶神经牵连胸、肩、臂。”

照过扫描，坏消息公布，纽妈左肺上长拳大肿瘤。

本来风平浪静安分守己的一家四口如遇雷殛，四人一起被震倒地上，半晌站不起来，遍体鳞伤。

“怎么可能，一家无人吸烟。”

“肺癌患者百分之五十是女性，其中一半终生未曾吸烟。”

这是命运。

一岁之后未曾哭过的两兄弟泪流满面。

纽爸走到一角掩脸。

医生轻轻说：“尽快治疗。”

就这样，纽家为阴霾笼罩，纽妈开始漫长治疗。

纽爸把两子叫近：“不准叫母亲生气及操劳，我们亲自服侍她。纽门，你负责烹饪，纽扣，你做清洁，每人一早一午当更八小时，我放工后做夜更，其余空当，仍回车房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纽妈像是一直没有接受事实，努力挣扎要做家务，但力不从心，往往气馁痛哭，纽门抱着她低声劝慰，扶她到门口晒太阳，看孩子们玩耍。

纽妈体重越来越轻，头发掉光，戴着帽子，一看便是重病之人。隔壁苏太太说：“真没想到父子三人那样深情，毫无怨言，一年过去，纽妈不见起色，唉。”

“猜不到两个男孩那般孝顺，纽门天天炖嫩蛋给母亲，病人有时痛苦气恼摔东西他也不动气，确是难得，淘气儿今日脱胎换骨。”

“连那只黑狗都垂头丧气，低头走路。”

“动物最灵敏。”

翌年春季，医生停止治疗，只开处方药物，着纽太好

好在家休养。

暮春，纽妈辞世，享年四十二。

一早，邻居苏先生听见有人大力急促敲门，他跑去一看，是个年轻男子，奇是奇在长得与纽家两个男孩一模一样，高大、英俊、粗犷。

那年轻人沉着声说：“叫纽大雄出来！”

苏先生没好气：“你弄错了，左边才是纽家。”

也不便责怪，此人分明是纽家亲戚，匆匆奔丧而来，急痛攻心，找错门牌。

他一听就后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然后跑到左边，对着门口大叫：“纽大雄，纽大雄。”

大黑狗高吠。

苏太太张望：“唉，这家人真可怜。”

“嘘，别管闲事。”

纽扣开门，红着眼睛：“舅舅。”

他舅舅一把抱住：“还有我呢，别怕。纽大雄，我姐卧病整年你居然不知会我，电话里支支吾吾，只推说没事，忽然她失救辞世，纽扣向我哭诉，我才得知噩耗，你这狗